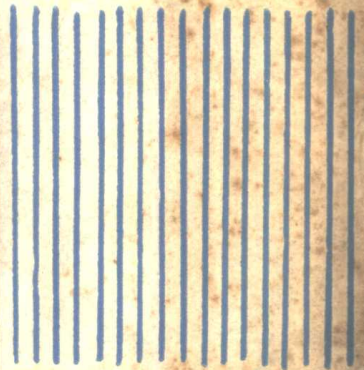


558483

041
56234

雲南散文選



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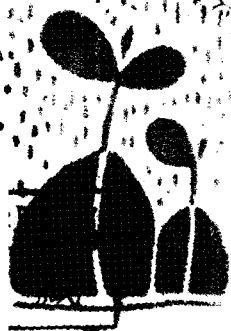
基本馆藏

558483

041
56234

雲南散文選

中國作家协会昆明分會編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云 南 散 文 选

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编

•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20,000

1979年9月第一版 197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9,900

统一书号: 10116·762 定价: 八角

责任编辑：冯永祺

封面设计：陈琦

前 言

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，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向“四个现代化”进军的凯歌声中，迎来了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，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，向这个光辉的节日，献上一束色彩绚丽的山花——《云南散文选》。

《云南散文选》，是云南解放以来散文创作的一本选集，选入曾经在云南和现在仍在云南工作的各民族作家、诗人以及专业、业余文艺工作者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散文四十八篇。除了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散文作家李广田、冯牧的散文居于卷首外，其余作者的散文，基本上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。这些散文，题材丰富，风格各异，有的象圆通山上的樱花，有的如澜沧江里的激流，有的象西双版纳的彩云，有的似瑞丽江畔的翠竹……。通过这些生动、形象的散文，你可以听到勤劳勇敢的云南各族人民的心声，你可以看到美丽如画的云南边疆的风光；你会受到鼓舞而充满奋勇前进的豪情，你会得到陶冶而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，并愿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去辛勤劳动、努力战斗。

散文，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，是一朵金色的报春花；在我们的文艺战线上，是一支冲锋的轻骑兵。解放以来，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，云南的散文创作是颇有

收获的。但在前些年，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，散文也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，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扼杀；广大作者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，象李广田这样优秀的散文作家竟含冤死去，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。我们从这个集子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妖风四起、帽子乱扣、棍棒横飞的年代里，作家没有写作的权利，没有发表作品的园地，人们只有沉默、愤懑，散文这朵花也随之凋零、枯萎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文艺得解放。散文创作，受到春风吹拂，复苏了，活跃了。老作家焕发青春，中年作家干劲倍增，青年作家朝气蓬勃，特别可喜的是一批置身于生活中的少数民族作者正迅速成长。面对如此大好形势，完全可以预期，在新长征的伟大斗争中，我们这美丽、神奇、丰富的云南，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散文出现。

《云南散文选》的出版，既是过去的总结，也是未来的起点。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百花盛开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吧！

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

1978年12月

目 录

前 言	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
花 潮	李 广 田 (1)
山色及其他	李 广 田 (6)
成人日记抄	李 广 田 (16)
沿着澜沧江的激流	冯 牧 (20)
虎跳峡探胜	冯 牧 (23)
摩梭人的家乡	冯 牧 (39)
追忆鲁迅先生“北平五讲”前后	陆 万 美 (50)
路与生命	王 松 (62)
故乡亲人忆聂耳	刘 绮 (70)
驯服怒江	李 钧 龙 (74)
登上宝塔看延安	王 琳 (82)
昆明漫话	宣伯超 (90)
孔雀开屏	雷 濂 波 (96)
美	季 庚 (100)
“木兰的嘴”	李 墨 尧 (109)
芒市风情	李 墨 尧 (118)
凶恶的象神	陈 贵 培 (126)

佤族的新世纪·····	彝族李 乔(130)
山庄夜语·····	白族杨 苏(140)
五百里滇池·····	洛 汀(147)
天下第一奇观·····	洛 汀(152)
玉龙山水·····	冯永祺(157)
迎春话山茶·····	赵克雯(164)
家乡的竹和笋·····	李汉柱(167)
路·····	黄昌祿(172)
然米渡口·····	白族那家伦(178)
洱海花·····	张昆华(190)
岔河村的姑娘们·····	公 浦(197)
滇池渔火·····	雷国维(204)
岩 柯·····	冯永治(206)
雪山群鹰·····	张庆桑(215)
城在云霞烂熳处·····	王雨宁(227)
太阳花·····	白族张 长(233)
泼水节的怀念·····	白族张 长(244)
草原深处·····	藏族都 基(250)
江水流不尽·····	凡子实(260)
水上路标·····	郭明效(269)
“防区通”·····	栗海粟(273)
一粒沙·····	吴惠泉(278)
创业者的情怀·····	余德庄(287)
胜利的那天·····	滕达群(296)
芒市河之夜·····	胡本常(303)
油菜花开·····	何 真(308)

忆一位老师·····	董国英(316)
高黎贡山的灯火·····	彭荆风(321)
花·····	苏策(326)
怀念刘澍德同志·····	孙凯宇(331)
欢乐的芦笙会·····	苗族杨明渊(337)

花 潮

李 广 田

昆明有个圆通寺。寺后就是圆通山。从前是一座荒山，现在是一个公园，就叫圆通公园。

公园在山上。有亭，有台，有池，有榭，有花，有树，有鸟，有兽。

后山沿路，有一大片海棠，平时枯枝瘦叶，并不惹人注意，一到三、四月间，真是花团锦簇，变成一个花世界。

这几天天气特别好，花开得也正好，看花的人也就最多。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”，办公室里，餐厅里，晚会上，道路上，经常听到有人问答：“你去看海棠没有？”“我去过了。”或者说：“我正想去。”到了星期天，道路相逢，多争说圆通山海棠消息。一时之间，几乎形成一种空气，甚至是一种压力，一种诱惑，如果谁没有到圆通山看花，就好像是一大憾事，不得不挤点时间，去凑个热闹。

星期天，我们也去看花。不错，一路同去看花的人可多着哩。进了公园门，步步登山，接踵摩肩，人就更多了。向高处看，隔着密密层层绿荫，只见一片红云，望不到边际，真是，“寺门尚远花光来，漫天锦绣连云开”。这时候，什么苍松啊，翠柏啊，碧梧啊，修竹啊，……都挽不住游人。大家都

一口气地攀到最高峰，淹没在海棠花的红海里。后山一条大路，两旁，四周，都是海棠。人们坐在花下，走在路上，既望不见花外的青天，也看不见花外还有别的世界。花开得正盛，来早了，还未开好，来晚了已经开败，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，每棵树都炫耀自己的鼎盛时代，每一朵花都在微风中枝头上颤抖着说出自己的喜悦。“喷云吹雾花无数，一条锦绣游人路”，是的，是一条花巷，一条花街，上天下地都是花，可谓花天花地。可是，这些说法都不行，都不足以说出花的动态，“四厢花影怒于潮”，“四山花影下如潮”，还是“花潮”好。古人写诗真有他的，善于说出要害，说出花的气势。你不要乱跑，你静下来，你看那一望无际的花，“如钱塘潮夜澎湃”，有风，花在动，无风，花也潮水一般地动，在阳光照射下，每一个花瓣都有它自己的阴影，就仿佛多少波浪在大海上翻腾，你越看得出神，你就越感到这一片花潮正在向天空向四面八方伸张，好象有一种生命力在不断扩展。而且，你可以听到潮水的声音，谁知道呢，也许是花下的人语声，也许是花丛中蜜蜂嗡嗡声，也许什么地方有黄莺的歌声，还有什么地方送来看花人的琴声，歌声，笑声……，这一切交织在一起，再加上风声，天籁入籁，就如同海上午夜的潮声。大家都是来看花的，可是，这个花到底怎么看法？有人走累了，拣个最好的地方坐下来看，不一会，又感到这里不够好，也许别个地方更好吧，于是站起来，既依依不舍，又满怀向往，慢步移向别处去。多数人都花下走来走去，这棵树下看看，好，那棵树下看看，也好，伫立在另一棵树下仔细端详一番，更好，看看，想想，再看看，再想想。有人很大方，只是驻足观赏，有人贪心重，伸手牵过一枝花来摇摇，或者干脆翘起鼻子一嗅，再嗅，甚至三

噢。“天公斗巧乃如此，令人一步千徘徊”。人们面对这绮丽的风光，真是徒唤奈何了。

老头儿们看花，一面看，一面自言自语，或者嘴里低吟着什么。老妈妈看花，扶着拐杖，牵着孙孙，很珍惜地折下一朵，簪在自己的发髻上。青年们穿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好象参加什么盛会，不少人已经穿上雪白的衬衫，有的甚至是绸衬衫，有的甚至已是短袖衬衫，好象夏天已经来到他们身上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既看花，又看人，阳气得很。青年妇女们，也都打扮得利利落落，很多人都穿着花衣花裙，好象要与花争妍，也有人擦了点胭脂，抹了点口红，显得很突出，可是，在这花世界里，又叫人感到无所谓了。很自然地想起了龚自珍《西郊落花歌》中说的，“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，齐向此地倾胭脂”，真也有点形容过分，反而没有真实感了。小学生们，系着漂亮的红领巾，带着弹弓来了，可是他们并没有射击，即便有鸟，也不射了，被这一片没头没脑的花惊呆了。画家们正调好了颜色对花写生，看花的人又围住了画花的，出神地看画家画花。喜欢照像的人，抱着像机跑来跑去，不知是照花，还是照人，是怕人遮了花，还是怕花遮了人，还是要选一个最好的镜头，使如花的人永远伴着最美的花。有人在花下喝茶，有人在花下弹琴，有人在花下下象棋，有人在花下打桥牌。昆明四季如春，四季有花，可是不管山茶也罢，报春也罢，梅花也罢，杜鹃也罢，都没有海棠这样幸运，有这么多人，这样热热闹闹地来访它，来赏它，这样兴致勃勃地来赶这个开花的季节。还有桃花什么的，目前也还开着，在这附近，就有几树碧桃正开，“猩红鹦绿天人姿，回首夭桃恼失色”，显得冷冷落落地呆在一旁，并没有谁去理睬。在这圆通山头，可以看西山

和滇池，可以看平林和原野，可是这时候，大家都在看花，什么也顾不得了。

看着看着，实在也有点疲乏，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，那里没有人？都是人。坐在一群看花人旁边，无意中听人家谈论，猜想他们大概是哪个学校的文学教师。他们正在吟诗谈诗

一个吟道：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

一个说：“这个不好，哪来的这么些眼泪！”

另一个吟道：“一片花飞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。”

又一个说：“还是不好，虽然是诗圣的佳句，也不好。”

一个青年人抢过去说：“‘繁枝容易纷纷落，嫩蕊商量细细开’，也是杜诗，好不好？”

一个人回答：“好的，好的，思想健康，说的是新陈代谢。”

一个人不等他说完就接上去：“好是好，还不如龚定庵的‘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’，有辩证观点，乐观精神。”

有一个人一直不说话，人家问他，他说：“天何言哉，四时兴焉，万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。你们看，海棠并没有说话，可是大家都被吸引来了。”

我也没有说话。想起泰山高处有人在悬崖上刻了四个大字：“予欲无言”，其实也甚是多事。

回家的路上，还是听到很多人纷纷议论。

有人说：“今年的花，比去年好，去年，比前年好，解放以前，谈不到。”

有人说：“今天看花好，今夜睡梦好，明天工作好。”

有人说：“明天作文课，给学生出题目，有了办法。”

有人说：“最好早晨来看花，迎风带露的花，会更娇更美。”

有人说：“雨天来看花更好。海棠著雨胭脂透，当然不是大雨滂沱，而是斜风细雨。”

有人说：“也许月下来看花更好，将是花气氤氲。”

有人说：“下星期再来看花，再不来就完了。”

有人说：“不怕花落去，明年花更好。”

好一个“明年花更好”。我一面走着，一面听人家说着，自己也默念着这样两句话：

春光似海，

盛世如花。

1962年4月

山 色 及 其 他

李 广 田

山 色

“山色朝暮之变，无如春深秋晚”。

当我翻开一本新书，坐在窗前遥望西山一带景色的时候，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这句话。

可是，这是冬天。

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，冬日看山，却另是一番可爱的景色。教书先生总喜欢到处批批点点，记起从前，一个人住在泰山下边的一所学校里，仰望泰山高处，颇想举起手中的朱笔，向南天门轻轻点去。此刻，我也想挥毫书空，给昆明的西山批上两个字的评语：明净。没有到过昆明的人，总以为这地方四季皆好，在这里住久了的人，却以为冬天最美。冬天无风无雨，天空最高最蓝，花色最多最妍，滇池五百里，水净沙明，山上无云霄，数峰青碧。说西山如睡美人，也只有这时候最象，偶然一抹微云，恰如一袭轻纱，掩映住它的梦魂，或者如一顶白羽冠冕，罩住它那拖在天边的柔发，只是更显出山色妩媚罢了。

一片阴影掠过我的眼前，记忆把我拉回到十几年前的一个

黄昏。那是最黑暗的时代，冬天，刮着冷风，自朝至暮，黑云压城，到了日暮时刻，竟然飘起大片大片的雪花来了。我夹在仓皇皇的行人中间，默默地在大街上行走。“真冷啊！”行人中不时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呼。是的，真是冷得厉害，在这个“四季无寒暑”的城池里，大概谁也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的坏天气，我自己，简直感到连灵魂深处都已结了层冰。想起那个反动特务所装扮的黑衣女妖，她在翠湖的林荫路上对人作种种预言，象个乌鸦在天空散布凶信，她偶尔做人家座上的不速之客，说这个城市将淹没在人们的血泊中。是的，这里曾多少次流过人民的鲜血，“我的鲜红的生命，渐渐染了脚下的枯草！”那个曾经写过这样诗句的诗人，也终于把他的最后一滴血洒在这片土地上。……我一面想着，蓦然抬头，那座平时并未引起我特别注目的西山，此刻却使我延伫良久，暮色苍茫，自远而至，山的轮廓模糊不清，仿佛它在这飞雪的寒天里也瑟缩不堪了。“真冷啊！”又是谁在风声中这样传呼？不是别的，正是它，是西山，它在向人家求救。我分明听见它用颤栗的声音对我呼求：“请给我一顶帽子，遮遮我的头顶吧，你看，我的头发已经完全脱落了！”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遇到这样的坏天气，一个人光头露脑地站在荒野里，哪能不感到砭人肌骨的寒冷！“三旬九遇食”，未免夸张，“十年著一冠”，却是事实，此身一无长物，连我仅有的一顶旧毡帽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“请给我一顶帽子吧。”我又听到西山在风声这样呼叫。平时，总感到西山去城市相当遥远，此刻，觉得它是那么接近，我仿佛看见它在慢慢移动，它大概想把它那老态龙钟的身体移到城里来，它希望到城里来吸取一点暖气，它听到这里有人的声音，它看到黄昏中这里有灯火荧荧。我想告诉它，你

不必徒劳，你连那个古老的城门也进不得，更何况那些高大明亮的玻璃门窗，那些雕梁画栋的宫殿、禁地。“寒山一带伤心碧！”它到底无可奈何，它大概已经冻僵了，已经冻死在滇池边上了。

现在，坐在窗前，看着这一幅明净的山水画图，想起过去这些遭际，确实感到奇怪。我自己问自己：难道这是真的吗？大概不是真的，也许只是一个梦，可是梦，岂不也是真的吗？

日光从楼角转过去。西山的轮廓显得更清楚了，它好象是画在那里的，又好象是贴在那里的。蓝蓝的天空，一点云影也没有，整个世界都安静，可是就在这静中，我感到一切都欣欣向荣、鼓舞前进。明天一定又是好天气，早晨起来第一眼就可以看见山脚下海水边那一片“赤壁”，在晨光熹微中，照得云蒸霞蔚，真个是“赤日石林气，青天江海流”，整个一座山都会活起来的。就是此刻，就象我是第一次认识它似的，我感到它每一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，滇池水在它的脚下，画出了一匝银线，“远水非无浪”，我只是听不到拍岸的水声，却想象，西山已经被滇池浮起来了，它仿佛一只船，正在岸边上挽着。睡美人，我看见你的嘴唇轻轻翕动，你的胸部微微起伏，我已听到你的呼吸，你大概正要说话，说出你过去的噩梦，和你醒来后看到的一切，正如那个“听石头的人”，那个古代艺术家，从一块石头中所曾经听到过的，我也听到一个苏醒的生命从石头深处发出声音说：“我在这里，和大地一同复苏，一同前进。”

西山，你现在大概不会再要求到城里来了吧，社会主义的新城市，已经延伸到你的身边，你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，你使这个美丽的城市显得更加美丽了。